

體玄真人顯異錄

卷二

木神作祟

萊陽東南白坡莊有王進之妻董氏恚恚
風屢召名醫治之弗效經其半載忽聞有二
先生號體玄真人到白坡菴進乘馬引僕請
師不允進還與親復議曰若王先生不來救
之則董氏之命在於朝夕矣其父子二人再
同步詣菴彌加懇請師乃許遂至夜居視患
人曰我將謂何病指雕木佛前神子誰知
此箇火頭作祟令進等燒却良久董氏訝而

笑曰妾病若遺也一家欣然拜謝師欲出
馬之曳衣勉留齋畢乃去

瓦獸為災

孫富揭山縣南塔子莊人也家資稍盛酷
理生性賦強梁語多侮狎不居禮節里人謂

惟二

之癡三郎也常從師遊戲山林以為歌酒之
友富一日忽患血痢淹延月餘藥食無功疼
痛弗忍切切然自訟曰先生胡不來救我邪
語未已師從門外呼之曰家中有孫癡三否
子欽出而迎曰大人病將極矣師曰不妨欽

欣然引至病榻師高呼癡三我特來與你飲
酒何得不起邪富曰我病將死矣水米不加
安能飲乎師曰我敢保你不死遂出門四方
瞻顧指東廂屋巖頭云元是這業畜為災即
時令人擊碎復內問富曰起得否答曰痛則
止矣柰無力不能起也師令富妻梁氏速烹
饘粥須臾報粥熟矣師即臨釜啣之然後親
哺之富乃連食數器揚言甘美無味比諸師
復語梁氏有美醞速取一罇師自飲至半餘
者與富飲之沉疾頓愈即端衣正履起而拜

謝曰深蒙師父慈憫救之復活下情無以慰
念願爲弟子出家修行師曰夫出家盡終者
皆宿緣所致非偶然而能爲也觀汝之宿賦
於出家則未然當在家作福可也未幾師潛
去之富乃徧檢里人所負財賦契券文曆悉
焚之矣

惟二

二

燕食過衆

師昔遊萊陽東倪家莊河東名曰呼石崖有
新剏小菴一所門人王志堅等居之時方纔
過新正志堅私議於衆曰此菴初立信奉者

幾家耳賴師真降臨即罄其所有作上元醮
可乎衆曰諾經之營之醮乃成焉至十六日
告畢師語衆曰諸出家在家不可散去明日
齋畢則散衆於是無敢辭者良又志堅入覆
云弟子數訖衆人已七十有餘據所剩餅物
不滿栲栳恐難及之師躬詣其處將栲栳中
物注在一空甕內出曰及得及得次日臨齋
志堅復稟各幾枚曰四枚依之齋畢師曰棧
遠來者更各與二枚以充路費散過並無一
少剩者也志堅悉告於衆衆乃焚香再拜讚

言奇異從此化數十莊奉善

生麵充齋

師昔乞食嘗到東牟溝頭村其于深見師問之曰先生將齋乎師曰然即請坐內語其妻曰當造餲餲與先生齋方浚麵成劑忽有人

世二

三

從門外請師曰今李官人命友洪飲待先生久矣師聞之語深曰將麵來答曰未熟師曰但取來不妨深意謂持去就李宅熟之遂進生劑師乃接而食之稍無難色深駭然而諫曰然先生鼎有丹砂鑪存真火亦詎能當之

哉師微哂不答食盡乃去後略不傷和

所祈即應

師應緣北邁到薊州遵化縣時北京大旱按察使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及屢嘗禱師有應是時復知在於遵化即選差在京奉道商四官人齋書邀請師聞之不能辭避應命而往於七月十四日到北京使與諸官及應係乞雨數千人叅拜畢使親爲祇待翌日清旦使復率衆師前焚香致禱曰此方旱及五旬苗將槁矣願垂慈造俯慰群情幸甚幸甚師曰

用得一尺水否衆相顧而無言十七日果雨
地方千里皆及一尺官民僉議作謝雨醮復
罷師將離京傾城相餞使曰此別之後再會
未可期也師即云都下使歸而思忖到任未
及兩月何有都下之期師於中秋屆都城太
虛觀不數日使任太子詹事果會於此師欲
南遷詹事贈別云無計久駐芝輶山水漸遙
後會在何處也師曰寧海詹事默然詳度或
不測有寧海往復之幹若任於彼則何其降
邪後果任寧海

凡會先知

師還鄉繼北邊有事彥事被差到彼不功遂
謫為寧海守纔赴任乃躬詣聖水叅師焚香
致懇曰尊道若於往昔神仙達士但聞其名
耳自拜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將成會
遇示以預知惟二深愧塵凡承茲大幸四幾欲去蝸
蠅之累從雲水之遊奈事與願違徒加悵然
也

出神飲酒

師被召過滄州有皇親四官人請向自己道

菴內駐止翌日輒有酒使劉公請師曰敢屈
法身暫臨弊止萬幸師從之詣彼廡宇以至
於齋畢復啓曰久知先生飲酒不醉恨無緣
見之今道德聞上幸獲叅承敢祈暢飲一醉
願之足矣師曰過蒙厚意公之美醞想非村
醪之可比也緣食之太飽必不能任略容少
憩當成大飲公諾而退徐聞之師在廳上鼻
息如雷公乃同妻趙氏欲入酒庫以備師之
所飲忽見師在庫中凭瓮操瓢連飲之二人
潛身退步復觀廳上見師依前熟寐再窺庫

中見師正飲一瓮既盡次瓮又將盡矣上入婦
驚訝惶恐走至廳上不待香而拜之師覺曰
荷公見召已飲訖二瓮予何以酬之遂令侍
者取一舊汗衫贈公云物雖輕而價復高矣
凡人有疾覆之可愈師尋赴闕世二四方有病者
聞之來如輻湊効如谷響彼夫婦瞥然猛省
曰信哉善緣可結道力堪憑遂將財寶散之
貧乏奴僕放以從良二人分頭出家俱在道
而終焉

忘形奕碁

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有富者王祐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奕碁否師曰依高命時方暮冬極寒祐乃狐帽綿裘皮靴毳靴見師單衣露肘弊鞋出指故謔之引於前廳命師當門迎風而坐祐即坐其傍復戲曰當圍幾

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慄至於再局祐爲之呵手振足將不可忍觀於師則乃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待之於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爲無心

無念忘形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謔俗謔違盟負約言訖乃去

專知嗣續

初專知即福山石塚人也世本豪族稔欽師望年將耳順嗣續未焉忽一日師於庭前地坐以足舉碓白人問其故師曰專知無嗣蓋此曰置之不當也我今送二子與之當移此曰免爲後患衆皆笑以爲狂言師乃儼然不顧足舉曰移舞袖而出後果生二子長曰興佳次曰乞得衆方純信

抱陽身安

高榮與初氏同里世為醫藥宿稟仁慈文宗
師道訓名抱陽一日忽患痢疾仙方神藥弗
之能治迨將月餘湯飲不下疼痛莫禁咸云
休息無法可痊復一日師從東牟至里南樓

惟二六

子莊語其徒鄧道通曰我將謂高抱陽病已
死矣今知存在同往救之北過陽主神廟遂
折荆枝一莖望廟擣斥釘立久之徑往高氏
本居索小刀一刃入病室見病者曰我來救
汝遂以布袍袖從頭拂拭以至於踵復以刀

尖力刺牀席叱病者起坐即應聲而起疼痛
若遺語言如故令家人急煮稠粥家人曰水
尚難飲而況稠粥乎師曰不妨少頃粥至師
親授病者病者始則意難及乎少進即連食
二器唱言美哉即離席起謝安健勝常

雨龍忽起

師在薊州作醮畢有玉田縣官員及諸奉道
請至本邑玉清觀住夏繼五月旱作初十日
官民禱師祈雨允之翌日雨降約二寸復不
遠官民心未愜而面謝之師曰衆謝之非也

豈是貧子所禱之雨至十三日侵晨師於聖前焚香畢指示衆曰見否衆隨指南望見黑煙一縷從井而昇師曰此是雨龍取水已起不久當澍果於辰時雨降抵暮方息遠近霑足遂使官民慶悅苗稼滋榮成一方之大稔

烹雞復還

續二

七

師昔年嘗至萊陽東馬曹莊有姜侁者頗聞師能療疾病敵寒暑恨不得而見之是日請至本居啓曰侁願奉先生飽齋當造何物可邪師曰有雞否答曰侁家每畜豬羊至於雞

則未嘗畜也邇有親者遺一雞稱能鳴留之
司晨耳師曰肯與我食乎佻諾而出捕之適
有本莊李壽卿見之諫於佻曰夫世之君子
猶不忍見死不忍食肉況爲道者乎詳公之
敬其先生者近於謬也佻曰嘗聞人設饋置
酒不能致先生一到門者在在有之今幸不
我外豈可怯此物邪遂殺而烹之既熟饋於
師乃食之俱盡捫腹作噫樂然而去翌旦佻
等忽聞雞唱衆疑曰復有何雞來此架邪聲
與所烹者相類及明視之形色亦與前雞一

同驗其昨日所搏翎羽復一一存之旣乃心
情無託顛倒若醉往告壽卿壽卿聞之乃懼
然曰昨視之先生以爲常倫今詳是理當爲
得道者乎旣曰雖云聞說先生療疾病敵寒
暑心未至於純信也復未審得道者悉能爲
於是乎壽卿曰惜公之不知書也僕稍曾涉
獵仙經道傳知夫得道者可以陶冶二儀埏
埴九土出神入夢透金貫石變化飛騰無所
不至况此一雞者乎旣省而賀曰先生之道
乃天也予乃醯雞也公爲我啓其覆方知天

之高矣遠矣豈容淺淺之見測其涯涘者哉

王公落馬

福山南水都村王忠一日請師本家共飲將
至半酣輒有南莊客戶李旺喚忠詣彼分田
忠令韉馬徐報鞍訖其妻復催之師語忠曰

惟二

八

勿去去則可惜死却爾其妻作愠而言曰先
生戀飲不顧妨人之幹安用復以卒亡之事
特相誑邪師拂袖而起曰不信則從汝北行
將至五里忽聞後有人走馬追及視之乃伊
婿柳春也愴惶而告曰妻父落馬死矣禱先

生往救之拜不自休師許同迴至彼見忠死
卧於道衆圍而哭之師止以勿哭令取水一
椀環而灑之三巾水盡師曰不能救得衆再
三哀告師復令取水一椀布氣念呪以水噴
灑又至於三巾師叱曰王忠爾擡左手即應
聲而舉右手亦然復令開眼見衆云爾等何
爲其妻問曰不覺邪徐答云只記得到此忽
然迷悶隨數人西去約行及二十里驀聞王
先生追喚迴來復至一溝既深且闊不能過
得賴王先生以手提之乃過耳衆指云先生

在此忠乃起而禮謝曰不信玄言遂招此厄
儻非救拔已爲鬼錄矣其妻大恥彌加敬服

李婦食狗

師到濟南府臨邑縣有在城焦潤玉李遇風
等十上戶修黃錄大醮分諸局次晝夜營備

卷二

九

每日四方善衆來如雲集將作醮之日侵晨
有數醮首詣靜位伺之師乃覺衆託侍者覆
云有在城李家新婦於殿前卒死願慈悲救
之師曰何不早道乃頭不及簪披衣跣履至
於戌生人元辰前取氣一口吹於死者頂門

中仍以袖拂之其人即蘇師迴靜位衆禮謝
畢師曰此人爲食狗肉觸犯醮筵元辰譴責
正追付東嶽我與救迴良久其人方省告於
衆曰爲我不信王大師故食狗肉來此看有
何驗今被譴至黑暗中賴真人光明救迴衆
不可不信也

痼疾獲痊

師在北京華陽觀有按察副使嘉議大夫素
以刑政酷虐世號爲半截劔事親頗孝因母
染患數載千方弗驗每於公退輒承顏問疾

恨無計而代之有吏報云邇在京凡有病者告王大師餘食食之立愈使聞之未及純信然孝誠所使不可不爲也遂往拜師乞餘食師乃授之迴饋於母食之沉疾陡痊翌日請師本廳朝服設拜捻香跪啓曰僕之好善始於幼歲自及第爲官恐妨王事固不宜使人知也比年屢任斯職至於闕西山東河南海北靡不遍經嘗訪以釋門據所親見皆泛泛之徒無可師者今幸遇真人乞垂法訓永奉宗師結出世之因緣也師訓名清質號開真

子稽首拜謝畢齋供茶果留連抵暮送師還觀

冤魂乞救

翌日副使烏林答清質糾集京城善衆議修黃錄醮衆欣然而諾遂就華陽觀夙夜營備

惟二

十

泊附醮之家各搭蓋靈位向畢叩醮三二日忽於靈位前有一人暴死復起行走張荒趨一婦人意欲扯拽似有所訴之事衆爲之隔住著言門難乃曰羞恥難言衆曰爾若不言人何以知徐曰我於年前都下當報事滿九

月九日迴到本家被妻於麵內藏毒將我謀殺嫁其所往之人今知南方得道真人在此作大醮我欲扯拽告真人乞垂救技我並無親族又無知者百無倚託恐墮幽冥何時得免若真人一去不得遇也言訖放聲痛哭觀者愴然輒有隨師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緩止其哭語云爾旣如斯明白已開具在醮也此間醮罷我即請真人於海陽作醮再與爾追薦即應謝而去其人復還如舊

續邪云宅

師到平州昌黎縣高真觀在或有前縣尉賦
性剛劣素不信善忽淹重疾俯踰年夜夢
顛倒心常驚悸親戚奴僕似此者衆復有鬼
怪相撓以妨飲食遂成羸弱不復起也以至
巫羞醫倦弗獲痊瘥問師在觀令人擡詣師
前師叱去扶人乃疑而未捨再怒叱方捨而
退病者悉能獨立師令近前又能行步似瘳
半矣師以自食餘物授之亦乃食盡良久輕
健若無病之時也師爲呪水一瓶書符一道
教其用度禮謝而歸依命貼符於堂中即時

鬼怪現形至甚醜惡家人皆見用水灑之乃驚走入一坑中復於坑中灑之遂逼出大小六鬼擔抱提携而去再趨而灑之離宅漸遠以至形影消滅矣從此宅靜人安翌日挈家詣師焚香拜謝曰一生性僻剛劣不仁豈知道門有如此奇事邪遂大施錢財修建高真觀化在城二百餘家尊崇道教

鸞鶴集壇

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請師至彼獨修下元黃籙大醮其中破用非止一端但忻然

營備略無倦怠師預示衆曰此醮非常必垂
嘉兆十三日申時發牒之次有鸞四隻鶴二
十隻翔於空中良久西南而去十四日中朝
行道師曰有報應日中則天師降現徐行道
至午忽見雙鸞引群鶴翔於壇上及以五色
彩霞光射衆目有人不信是鶴者數隻爲之
低飛回翔側示朱頂衆皆異之遂巡一鶴翩
翩而落於壇前驅之即狎每日以食飼之但
仰天而唳終不飛去待師於二十日將起程
西邁焚香辭聖畢鶴乃迎師大唳數聲振羽

而翥空中盤繞三帀望西南而去矣即有滿城信士賀郎中等寫爲圖而敬之不已

太上雲端

師自北方迴至德州重興鎮有前滄州節使光祿修黃籙大醮四晝夜乃潔已虔心依式

惟二

十二

咸備將行醮事師曰夫官高三品亦人間之極貴也復欽奉玄科懇懃不怠乃感諸天惟樂當有非常之兆至第四日夜設醮之際衆忽見

太上老君乘五色明霞見於壇上方奏青詞

師乃俯伏衆又見一童子僅及尺餘容貌奇絕衣服特異從師手鑪內起詣

太上前如有稟覆之事焚詞畢方隱不復見矣光祿即令畫工寫其事跡衆各傳寫之凡所見聞皆歎古今罕遇也

體玄真人顯異錄